

第三卷 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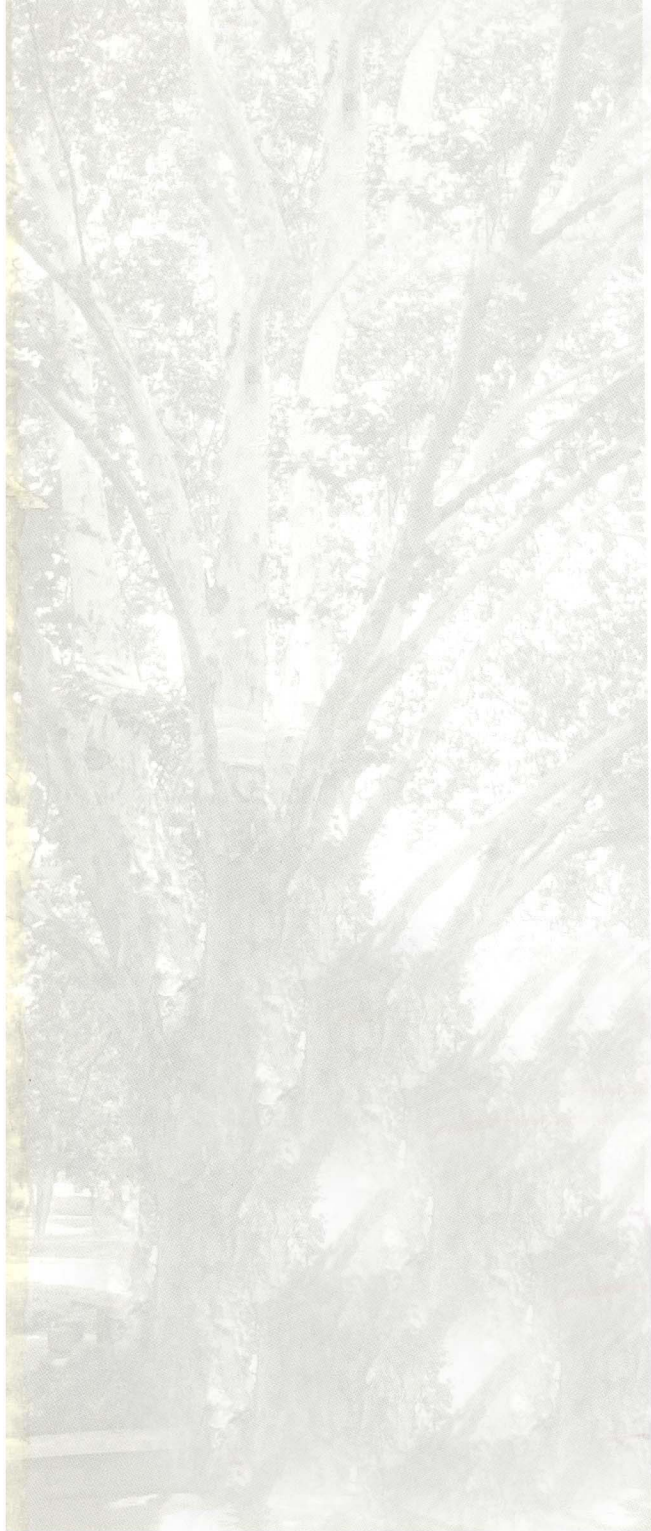
李廣田全集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第三卷 小说

李廣田全集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广田全集. 3 / 李广田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0.7
ISBN 978-7-222-06662-5

I. ①李… II. ①李… III. ①李广田(1906~1968)—全集 ②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C52 ②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48402号

出品人
汤汉清

李广田全集
第三卷
李广田 著

责任编辑: 冯 琰

装帧设计: 杨晓东

责任印制: 段金华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889 × 1194mm	1/32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印张	11.625	
社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字数	280千	
邮编	650034	版次	2010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网址	www.ynpqh.com.cn	排版	云南国浩印刷有限公司	
E-mail	rmszbs @ public.km.yn.cn	印刷	云南国浩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222-0666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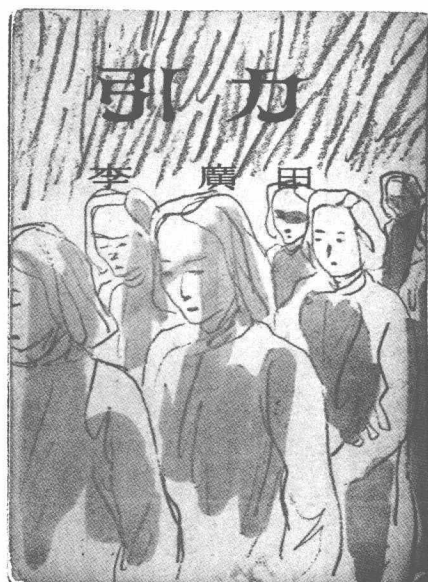
定价 870.00元(全6册)

尊敬的读者: 若您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 (0871) 4194864 4191604 4107628 (邮购)



《引力》初版封面，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4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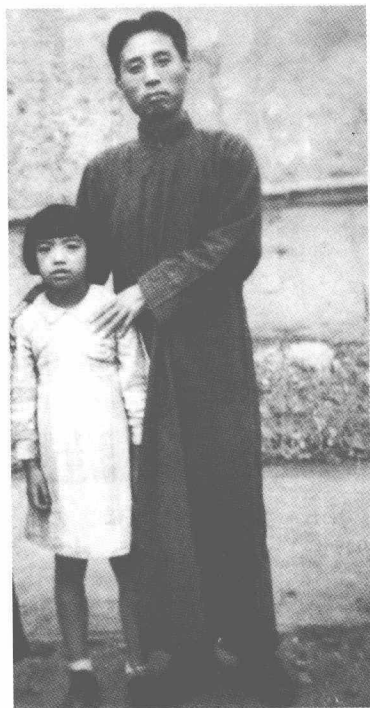
《引力》日译本封面，东京中国研究所，1950年。



李广田夫人王兰馨，1934年北师大毕业照，小说《引力》的女主人公即以她为生活原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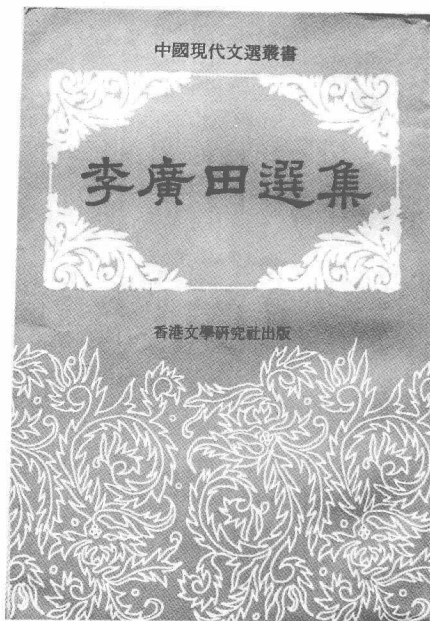
李广田夫人王兰馨和女儿李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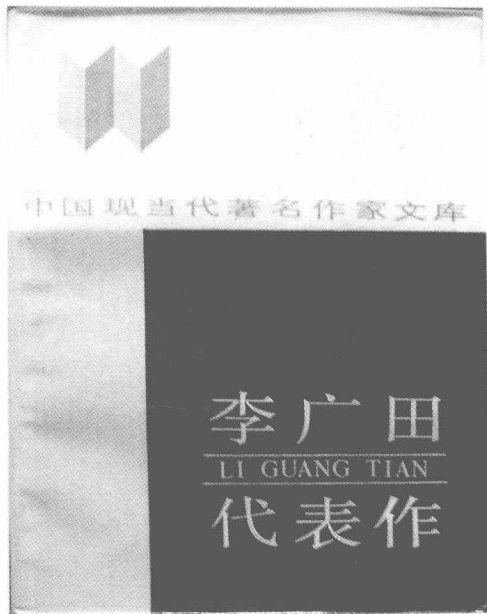
李广田和女儿李岫在四川叙永。小说《没有太阳的早晨》和散文《到橘子林去》均写于叙永。



文学杂志《吾辣》创刊号封面，1936年10月，济南。该期刊有李广田的小说《乌鸦》。



《李广田选集》封面，香港文学研究社，1978年，属“中国现代文选丛书”之一。



《李广田代表作》封面, 黄河文艺出版社, 1987年, 属“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之一。



《李广田》, 人民文学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联合出版, 1983年, 属“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丛书之一。

李广田全集第三卷出版说明

本卷为小说卷。收入小说《欢喜团》《金坛子》《引力》。

《欢喜团》，短篇小说集，1943年由桂林大地图书公司出版。

《金坛子》，短篇小说集，1946年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属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八集。

《引力》，长篇小说，最初在郑振铎、李健吾主编的《文艺复兴》1946年1卷2期至2卷2期连载，1947年6月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属赵家璧主编的《晨光文学丛书》第二十五种。1950年12月，日本《中国语杂志》刊登了《引力》的部分节译，1952年岩波书店出版了岡崎俊夫的全译本，截止1959年4月，共再版11次。1983年，《引力》由宁夏人民出版社重排新版问世。

后附集外短篇小说5篇及评论。

目 录

欢喜团

追随者	2
废墟中	12
两老人	26
欢喜团	33
子午桥	42
朝	58

金坛子

金坛子	72
没有名字的人们	76
冬景	82
活在谎话里的人们	91
小灵魂	100
吃石头的人	106
水的裁判	112
没有太阳的早晨	118
木马	127
后记	136

引 力

引力·····	138
后记·····	310

集 外

狗的一生·····	316
黎明的悲剧·····	326
乞丐·····	330
喜鹊·····	332
星和女人·····	341

评 论

评《金坛子》·····	苏 夫	348
《引力》在日本·····	陈嘉冠	352
祖国里的异国		
——李广田的《引力》·····	[日]丸山昇作 李文静译	359

欢喜团

追 随 者

“生活的样式是有各种各样的，就像这样生活了一世的人也该不少吧。”

他拿着一封水渍斑斓的信，用了慨叹的语气这样说。

时间是抗战第二年的暮秋，地点是在大后方小城市中一座古老的庙堂里。秋风在宽阔的大窗子外阵阵地吹着，芭蕉叶不断地发出瑟瑟声，那声音仿佛是从远天带来的似懂非懂的语言。他颓然地坐在一个竹椅里。他心里大概正在激动着。他有向任何人一吐为快的情绪。我默默地望着他，听着，不发任何疑问或议论。他把那信在我面前摇了一摇，又继续说下去：

“他叫莫望尘。他是这样一个人。

“说起来这已是将近二十年以前的事了。那时候我们一伙同乡都在北平读小学，因为我们在故乡时大都已很熟识，所以相知颇深。到了大学时代，对于人情世事经验日多，于是各人都都显示了各人的特色，而这些特色也就特别为这些相知者所编派。在当时，有这样几句话在我们中间流行着，就是：‘老莫游忽老张昏，老刘魔道老王拼’。自然，这是四个最有特色的人物。我现在就是要说说这第一位，就是这个号称为游游忽忽的莫望尘。

“他是这样一个人：

“就以学业而论吧。在大学里边，差不多人人都是刻苦上进的。那些每天携了书本上讲堂听课的人还算平常，最难得的还是那种自由研究的精神，因为大学生读书不必再靠教员先生督责，他们都对于各人所学的东西有了自发的兴趣，人人只怕时间不够用，那里还会偷懒呢。只有望尘一个人不然。自然，这是指我们

这一伙而言，其实像他这样人在别处也是有的。他一天到晚只是抱着两手游来游去。假如有人问他：‘望尘，你今天要干什么？’‘我不知道’，他回答。假如你再问他一句：‘那么你跟我来吧。’这时候他不再回答，就跟着你一同走了。要到什么地方去呢？那完全听你随便，你要到什么地方都可以，他是不会说一个‘不’的。到东安市场吗？可以。到前门吗？可以。或是到北海公园？也可以。那么就说是到公园去吧。他紧跟在你后边，仿佛是一个影子，因为他不说话，而又是一步也不肯落后。你说是在水边坐下来吧，他就坐下来，你如愿意喝茶，他当然不说不喝，自然，假如他自己已经喝了的时候，他也不至于向你索茶的。坐下来喝着茶，自然要谈谈话的，但是谈些什么呢？即便是一个健谈的人，一同他坐到对面也就觉得无话可说了。你可以说：‘你看，今天的天晴得真好，蓝得真可爱呀。’他将顺着你的目光仰起脸来，看一阵，然后说道：‘嗯，蓝得可爱。’你也许问道：‘奇怪，这是哪里吹来一阵花香？’于是他也会把身子转了几转，茫茫然莫知所答，那眼睛里却也在回答着你的疑问，仿佛说：‘嗯，奇怪。’也许这时候正有一个年轻女子从你身边经过，你自然是看见了的，他也是看见了的，你如说：‘望尘，你看这人的身段如何？’这时候他就有点羞涩了，只在脸上显出一丝苦笑。这苦笑一瞬间也就消逝了。假如你要他陪你坐一天也可以，假如你愿意同他在街上跑一天也可以。但假如是在拥挤的大街上走路，你就必须时常回首顾盼，你也许有时会感到一点儿麻烦，因为他的脚步实在是有点迟慢，但他总不肯离开你的脚踵，万一他是被一团行人给隔开了，他就会张惶失措起来，他并不愿意喊你等他，他只是慌乱地挤着，仿佛就要跌倒，你会担心他会被人家当作扒手给捉起来。他像一个小树叶在海波中漂流，漂上来又打下去，打下去又漂上来。他在种种场合中都是如此。他是这样一个人。

“莫望尘在这一伙人中间的地位是很特殊的。他同任何人都好，但没有任何一个人和他是最好的朋友。他仿佛是为了别人的需要而存在的，而这需要又似乎只在于消闲的时候。他是散步的好伴侣。有些人喜欢独自散步，以为只有一个人静静地游荡才有趣，才可以休息精神。但大多数人总喜欢有一个散步的伴侣，这个伴侣又最好是没有什麼独自的意见，更不会有什麼喧扰的，就如同你散步时拿一根手杖，甚至像外国女人出门时喜欢带一只驯顺的狗。而我们这位望尘兄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别人散步时的好伴侣。自然，他不会给别人多少好处，但最低限度是无害的，他实在是一个好人。那么他可需要别人给他什麼好处吗？就是说他可需要别人的帮助吗？这却很难说，因为别人对于他的问题既未肯给与诚挚的考虑’那所给与的帮助也自是无足轻重的东西。但是这所谓无足轻重的施与却常是在这位望尘先生的运途中发生了很大的作用。他正如一片羽毛，这片羽毛既可以向东飞也可以向西飞，但偶尔遇到一阵向南吹送的风，它就只好向南飞了，它会一直飞下去，飞下去，除非再遇到另外一阵风，他是不会另外转一个方向的。然而这阵风与这片羽毛有什麼交情呢？这正是可以慨叹的地方。我还记得当初入大学的时候，不，是当预科毕业的时候，这时大家都在忙着选学系，‘我应该入什麼系呀？’莫望尘虽然并未这样问人，但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苦闷，看出这问题已在他脑子里盘旋了多日而不能解决。他那像两把小扫帚似的眉毛，老是在他那窄狭的额上紧皱着，他的脸上放着油光——平时他的脸就是这样的，不过这时更显得厉害些。而一双手——那是怎样的一双手？蓄着长长的指爪，指爪里满藏了泥垢——这一双手老是搔着他那懒于梳理的短发。他把各学系的课程表都看过多少遍了，已经到了最后一天，他还是不能决定。于是有人向他说：‘望尘，我看你就选了经济学系吧，好多熟人都选这一系。’自然，他以后就成了经济学系的一个学生。他就是这样过着他的

大学生活。他是这样一个人。

“但是他却并未能完成他的学业，他被另一阵风给吹跑了。

“这正是所谓大时代的前夕。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受的第一次大风暴，现在，抗战时代，自然是第二次大风暴了。这风暴是太猛烈了，大凡可以吹动的东西都被吹动了，何况莫望尘这一片羽毛。

“‘望尘，我看你也加入吧，我们已经都加入了。’

“‘加入？那么我也加入吧。’

“于是他也成了一个革命者。

“不久以后，又有一阵耳语向他耳边吹送：

“‘望尘，丢掉你的经济学士帽子吧，这时候读书什么用？走，跟我们到广州去！’

“这时候他却迟疑了一回。

“那个耳语者看透了他的心事，于是不等他开口，就先解除了他的疑难：

“‘望尘，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又想你那老子爸爸种庄稼不容易，拿血汗钱叫你上大学是盼望你毕业后做官发财，是不是？但革命成功以后……’

“还不等他说完，望尘就搔了一下头皮说：

“‘嗯，那么就跟你去。’

“他自然有了第一次航海的机会。他对着无边的大海有一个灿然的微笑。他看见苍苍者天，茫茫者水，于是也昂然阔视，仿佛自己也已充塞乎霄壤之间了。但看了他的同伴们都在那儿讨论着什么问题，那种激烈情形又使他不能十分了解，于是他又只好俯下头来，在别人身旁默然呆立。他到了目的地以后，他算是投入了另一个海，这海里有太多的新人，与太多的新事，他感到有些昏眩了。那情形恰如当他追随在别人后边散步时忽然遇到了拥挤不透的人堆一样，他有点手足失措，有些张惶，而且为了工作

的方便，他的同伴也都陆续分散开了，他在无数新人中自然感到孤独。那大海虽然为了增加它的力量而无所不容，但投入者又因了各人的能力之不同而又有各异的浮沉。

“‘莫同志，你愿意干点什么工作呢？’

“很久没有回答。

“‘那么你就干一点政治工作吧？’

“于是他就做了政治工作。这种工作的性质，就是说他所能负担的那份工作的分量，那自然可以想象得到的。但很奇怪，到了北伐的军事开始之后，他却实际上又扛了枪杆，而且他居然受了伤，这就是说，这个号称游游忽忽的老莫也居然为革命流了他的血。这种经过当然我们可以想象得到，那一定是这样的：

“‘莫同志，我看政治工作对于你不甚相宜，而军事时期作战重于一切，那么就请你……’

“于是他就上了阵地。

“他在前线上自然是听到了前进的号令的，这就正如在学校时有人悄悄告诉他说‘同我到东安市场去逛逛吧，’他便追了前去一样，他听到了‘前进！’他自己就前进了，而‘前进’是多么有力的一个呼唤啊！世界上本来有多少人都是准备接受任何呼唤的，何况这是为了革命，而莫望尘又是这样一个人。

“他的伤势是相当严重的，他自然得到了一次颇长的休息机会。但当他的伤势痊愈之后，他又继续追随了革命的队伍。他一直追到了北平——这正是旧地重游，而望尘先生却已完全换了样子，至少是换了服装，而且还添了伤疤，总之，他追到了北平，他也追到了革命的成功。这真是很好的事情。‘是因为有我自己一份力量的缘故，革命才会成功了的。’像这样的念头，在望尘心里大概不会有吧，即使有，大概也不会很清楚，但一个人居然肯丢弃了学业，参加了革命，且已为革命流了血，这真是未可厚非的事。虽然没有什么功劳，苦劳总是有的，而且也正如他跟在

人家后面去散步一样，虽然不一定给人家多少好处，但于人于事均无所害则是可以断言的。何况一切大事业的完成，连革命事业也在内，恐怕也绝少不得这样的人。莫望尘实在是一个好人。这时候他的旧同伴大都已离开了他，而他和其他人的结果也都完全两样。他没有像他们一样在革命中有所争取，他们是在革命成功之后也获得了自己的成功。而莫望尘，则是既未捞到一个不小的地位，也未曾捞到一个不大的地位。他还是他。而且革命既已完成，他也就觉得无事可做，他完全落在了空虚中。‘那么我就再去学我的经济？’这是他自己心里的声音，这声音非常低微，不但别人绝难听到，他自己也不曾十分听清。而且事实也不可能，因为那时候一切都在混乱中，大学教育也不例外，就在望尘无所归的时候，那大学还毫无开门的消息。‘那么我们就回本省去做点事吧。’这个声音相当宏亮，而且立刻发生了力量，因为这声音是发自别人的口中。他回到了省城，而且有机会坐在一个非常富丽的会客室中。

“‘莫先生，你想在哪一方面帮忙呢？’曾经留学二年而又回来参加了革命的某长官这样问他。

“‘……’

“‘那么就请到××县去做指导委员吧。’于是他到了××县。他的工作还是属于革命工作。但不到一月，他就不得不自己告退了。因为他在这里是站在指导者的地位上，虽然有上峰的指令训令之类可以遵循，但实际的事情却绝不是几纸公令可以概括的，而最多的事情是必须由他自己的心声去吩咐别人，这就是说大多数的事情是必须自己处理的，何况在这一切尚未就绪的时候，何况中国社会上旧有习俗依然如故，多少事情必须先打过最困难的人事关系才能做得过去，而偏偏这一切都不是望尘之所长，他凡事都是只准备听人呼唤的。他是这样一个人。

“他又一次坐在那长官的会客室里，而且不止一次，二